

# 谢灵运与《大般涅槃经》的改治

姜剑云<sup>a</sup> 王岩峻<sup>b</sup>

(河北大学 a.工商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b.图书馆,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晋、宋之际,中土传译的《大般涅槃经》有“北本”与“南本”之分。“北本”为昙无讖所译,“南本”为谢灵运、慧严、慧观等所译。“北本”与“南本”在结构、内容、文风等方面皆有差异,而谢灵运在《大般涅槃经》的改治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综合各方面的文献看,谢灵运不仅参与甚至主持改译新编了《大般涅槃经》,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做过相关的注释与研究工作。

**关键词:**谢灵运 大般涅槃经 润改 注解

中图分类号: B9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87(2009)04-0100-04

《涅槃经》有大、小乘之分。西晋惠帝时河内沙门白法祖所译《佛般泥洹经》2卷,无名氏所译《般泥洹经》2卷,东晋平阳沙门释法显所译《大般涅槃经》3卷等,都属于小乘涅槃类经典。以上3种均收录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册<sup>①</sup>。般”意译为“入”。泥洹”实即“涅槃”。小乘《涅槃经》主要记载佛陀入灭故事,大乘《涅槃经》于记载史事之外,还侧重阐说佛身常住及阐提成佛之教义。东晋之后,中土影响最大的大乘《涅槃经》译本主要有三个:一是东晋义熙十四年(418)法显所译《佛说大般泥洹经》6卷<sup>②</sup>,二是北凉玄始十年(421)天竺三藏昙无讖所译《大般涅槃经》40卷,三是南朝宋元嘉(424-453)初年谢灵运、慧严、慧观等所译《大般涅槃经》36卷<sup>③</sup>。以上3种均收录于《大正藏》第12册。由于谢灵运、慧严、慧观等所译36卷本《大般涅槃经》是在昙无讖译本与法显译本基础上的改译和新编,所以被称做《南本涅槃经》,而昙无讖所译40卷本则被称之为《北本涅槃经》。

关于谢灵运、慧严、慧观等改译和新编之《大般

涅槃经》,梁会稽嘉祥寺沙门释慧皎撰《高僧传》卷7《慧严传》中有所著录:“《大涅槃经》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数疏简,初学难以措怀。严乃共慧观、谢灵运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过质,颇亦治改。始有数本流行。”<sup>④</sup>据慧皎所述可知,《北本涅槃经》文风质朴,《南本涅槃经》则文风畅达。再一个区别是,“北本”是卷多而品少,“南本”则卷少而品多。但是,在篇幅的大小、字数的多少方面,“北本”与“南本”,并没有太大的悬殊,字数都在37万字左右,最大的不同是在“卷”与“品”的增减与分合方面。“北本”但十三品成四十卷,“南本”二十五品成三十六卷。”(宋钱塘沙门释智圆述《涅槃玄义发源机要》卷4)

“北本”在“品”与“卷”方面的具体分合情况如下:《寿命品第一》入卷1至3;《金刚身品第二》入卷3;《名字功德品第三》入卷3;《如来性品第四》入卷4至10;《一切大众所问品第五》入卷10;《观病品第六》入卷11;《修行品第七》入卷11至14;《梵行品第八》入卷15至20;《婴儿行品第九》入卷20;《光明遍

收稿日期 2008-12-19

作者简介 姜剑云(1960-)男,江苏东台人,文学博士,河北大学工商学院人文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古籍所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宗教文化与文学。

王岩峻(1975-)女,山西文水人,河北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古籍整理与研究。

基金项目 本课题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04BZ037),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中博基[2002]11号),河北大学重点研究基金资助。

①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九曰:“六卷《泥洹记》《出经后记》:‘义熙十三年十月一日,于谢司空石所立道场寺,出此《方等大般泥洹经》,至十四年正月二日按定尽讫。禅师佛大跋陀手执胡本,宝云传译。于时坐有二百五十人。’”

②关于谢灵运与慧严、慧观的交往,亦可参拙文《谢灵运与慧严、慧观》,见《河北大学学报》(保定)2005年第6期。

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十》入卷 21 至 26;《师子吼菩萨品第十一》入卷 27 至 32;《迦叶菩萨品第十二》入卷 33 至 38;《侨陈如品第十三》入卷 39 至 40。

“南本”具体分合情况如下:《序品第一》入卷 1;《纯陀品第二》入卷 2;《哀叹品第三》入卷 2;《长寿品第四》入卷 3;《金刚身品第五》入卷 3;《名字功德品第六》入卷 3;《四相品第七》入卷 4 至 5;《四依品第八》入卷 6;《邪正品第九》入卷 7;《四谛品第十》入卷 7;《四倒品第十一》入卷 7;《如来性品第十二》入卷 8;《文字品第十三》入卷 8;《鸟喻品第十四》入卷 8;《月喻品第十五》入卷 9;《菩萨品第十六》入卷 9;《一切大众所问品第十七》入卷 10;《覩病品第十八》入卷 10;《圣行品第十九》入卷 11 至 13;《梵行品第二十》入卷 14 至 18;《婴儿行品第二十一》入卷 18;《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二十二》入卷 19 至 24;《师子吼菩萨品第二十三》入卷 25 至 30;《迦叶菩萨品第二十四》入卷 31 至 34;《侨陈如品第二十五》入卷 35 至 36。与“北本”相比较,“南本”增加了《序品》、《纯陀品》、《哀叹品》、《四相品》、《四依品》、《邪正品》、《四谛品》、《四倒品》、《文字品》、《鸟喻品》、《月喻品》、《菩萨品》,共 12 品目。

再看法显所译《佛说大般泥洹经》。该经约七万字,共 6 卷 18 品。分合情况如下:卷 1 为《序品》、《大身菩萨品》、《长者纯陀品》;卷 2 为《哀叹品》、《长寿品》、《金刚身品》、《受持品》;卷 3 为《四法品》;卷 4 为《四依品》、《分别邪正品》;卷 5 为《四谛品》、《四倒品》、《如来性品》、《文字品》、《鸟喻品》、《月喻品》;卷 6 为《菩萨品》、《随喜品》。

通过比较经文可以发现,“南本”中的《四相品》虽然分为 2 卷,即《四相品第七之一》和《四相品之余》,但其内容实际上与法显所译《佛说大般泥洹经》中的《四法品》相同,也与“北本”中的卷 4、卷 5 即《如来性品第四之一》、《如来性品第四之二》相同。法显译本中《四法品》曰:“何等为四?能自专正,能正他人,能随问答,善解因缘。是为四法。自专正者,……”又,“南本”卷 4 曰:“有四相义。何等为四?一者自正,二者正他,三者能随问答,四者善解因缘义。迦叶,云何自正?……”而“北本”卷 4《如来性品第四之一》亦曰:“有四相义。何等为四?一者自正,二者正他,三者能随问答,四者善解因缘义。云何自正?……”由比较可见,“南本”较“北本”多出的 12 品目基本上出自法显所译《佛说大般泥洹经》。那么,这与慧皎《高僧传》

所谓“(慧)严乃共慧观、谢灵运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过质,颇亦治改”云云者,是完全一致的。法显所译《佛说大般泥洹经》6 卷,属于《大般涅槃经》所谓的“初分”(亦作“前分”),大致上相当于“北本”的前 10 卷,也就是从《寿命品第一》到《一切大众所问品第五》,也大致上相当于“南本”的前 9 卷半,亦即从《序品第一》到《一切大众所问品第十七》。但是,三个译本在译文文字的“同”与“异”方面是需要注意的:法显译本多“异”于南、北两本,但是,南、北两本之间则往往大同而小异。这从上引关于“四相”、“四法”的译文可以看出。

虽然“南本”品目几乎是“北本”与法显译本的相加,但这也并不是天竺《涅槃经》的全部。据《大唐内典录》卷 6 记载:“《大般涅槃经》,四十卷,七百二十纸,北凉沮渠氏玄始年昙无讖于凉郡姑臧译。《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二十五品,宋文帝元嘉年释慧观、谢灵运文饰前经,行于江表。《泥洹经》,二十卷,宋元嘉年释智猛于西凉州译。《大般泥洹经》,六卷,一百三十纸,即本经前十卷,东晋义熙年释法显于杨都译。右四经同本。前后别翻,仍不具足。故沮渠国本,此《涅槃经》总十万偈。今出四帙止三万偈,所少二分有余。若具本文,以唐言度,则百有余卷。”即是说 4 个汉地译本相加,去其重复,还不够天竺《涅槃经》足本的 1/3。其实,关于《涅槃经》之“后分”,在晋宋之际就不断有僧人发誓寻取,但昙无讖被刺于启程不久,时年 49。后道场寺慧观志欲重求后品,以高昌沙门道普,尝游外国,善能胡书,解六国语,宋元嘉中,启文帝,资遣道普,将书吏十人,西行寻经。至长广郡,舶破伤足,因疾遂卒。普临终叹曰:“《涅槃后分》,与宋地无缘矣!”<sup>[1]</sup>

关于谢灵运、慧严、慧观等改译与新编之《大般涅槃经》,佛藏史传类文献予以著录的还有《历代三宝记》(卷 10)、《大唐内典录》(卷 4)、《开元释教录》(卷 11)、《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 21)、《佛祖统纪》(卷 26)等多种。

隋翻经学士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 10 译经宋曰:“《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见宝唱《录》及《高僧传》。右一部三十六卷。元嘉。昙无讖晋末于姑臧为北凉沮渠氏译本有四十卷,语小朴质,不甚流美,宋文帝世元嘉年初达于建康。时有豫州沙门范慧严、清河沙门崔慧观,共陈郡处士谢灵运等,以讖《涅槃》品数疏简,初学之者难以厝怀,乃依旧翻《泥洹》正本

加之品目。文有过质，颇亦改治。结为三十六卷。始有数本，流行未广。”费氏所载内容与《高僧传》所载没有多少差异。但宋代志盘《佛祖统纪》卷 26 中记载：谢灵运……至庐山一见远公，肃然心伏。乃即寺筑台翻《涅槃经》。”另外，《太平寰宇记》卷 110 记载：翻经台，在（临川）县北四里。《宋书》谢灵运为临川内史，于此翻《涅槃经》。”以上文献所载涉及到了谢灵运翻译《涅槃经》的时间与地点问题<sup>①</sup>。慧远去世之前？慧远去世之后？建康？江州？抚州？

就志盘所言“乃即寺筑台翻《涅槃经》”一句，可理解为：谢灵运早在与慧远交往期间就曾经于庐山翻译《大般涅槃经》<sup>②</sup>。但这似乎不可能指谢灵运改治《北本涅槃经》之事。如前所述，昙无讖所译《大般涅槃经》40 卷完成于北凉玄始十年（421），又据隋硕法师《三论游意义》所云“晋末初宋元嘉七年，《涅槃》至阳州，尔时里山慧观师，令唤生法师讲此经也”，则北本《大般涅槃经》南传刘宋是在元嘉七年（430）。而慧远之卒是在东晋义熙十二年（416），两年之后（418），法显才译出 6 卷本《佛说大般泥洹经》；又三年之后（421），昙无讖才译出《大般涅槃经》（北本）。即是说，谢灵运改治之事不可能发生在慧远生前，而只能在元嘉七年（430）之后。

又，隋硕法师所说的“阳州”当为“扬州”。阳州，东魏天平（534—537）初置，治今河南宜阳。即是说，元嘉（424—453）年间还没有“阳州”这一地名。扬州，三国时吴置，治建邺，后更名为建康。智升《开元释教录》卷 11 曰：其《涅槃经》（北本）宋文帝代元嘉年中达于建业。时有豫州沙门范慧严、清河沙门崔慧观、陈郡处士谢灵运等，以讖前经品数疏简，乃依旧《泥洹经》加之品目。文有过质，颇亦改治。结为三十六卷，行于江左。”元嘉八年（431），谢灵运因与会稽太守构隙，为自辩而诣阙上表，得文帝之见谅，寓居京师一段时间后，于年底赴任临川内史。赴任途中经过

庐山，作有《入彭蠡湖口》、《登庐山绝顶望诸峤》等，约于元嘉九年（432）夏到达临川。

综合上述元嘉八年后谢灵运经历及《高僧传》卷七所记慧严、慧观经历来看，“北本”传至建康时，谢灵运与慧严、慧观皆在京师，所以能够共同改治“北本”。但谢灵运毕竟此番寓居建康的时间较短，因而不能排除过庐山、任临川期间谢灵运续译《涅槃经》的可能。倘若如此推断，那么史传文献<sup>③</sup>及唐代张祜诗<sup>④</sup>、颜真卿文<sup>⑤</sup>所记谢灵运于庐山与临川筑翻经台、译《涅槃经》之事也就不值得怀疑了。既然慧严、慧观未必随同往庐山赴临川与谢灵运一起续翻《涅槃经》，那么释界学者径直著录“宋人谢灵运译三十六卷《涅槃》”（唐济法寺沙门释法琳《破邪论》卷下）云云者，也就不难理解了。

虽然谢灵运在改治旧译《大般涅槃经》方面非常投入，但是，他似乎没有赢得多少肯定与赞赏之声。相反地，倒颇有些非议。梁释慧皎《高僧传》卷 7《慧严传》记载：“《大涅槃经》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数疏简，初学难以措怀。严乃共慧观、谢灵运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过质，颇亦治改。始有数本流行。严乃梦见一人，形状极伟，厉声谓严曰：‘《涅槃》尊经，何以轻加斟酌？’严觉已，惕然。乃更集僧，欲收前本。时识者咸云：‘此盖欲诫厉后人耳。若必不应者，何容实时方梦？’严以为然。顷之又梦神人告曰：‘君以弘经之力，必当见佛也。’以故事情节及叙述语气等揣测，这里被批评的对象显然不是慧严。又，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 26 解释《北本涅槃经》第 23 卷中“手抱脚蹋”一词曰：“《说文》正作桴，或作抱，同。鲍交反。《玉篇》云：引取也。蹋，徒盍反，践弃也。此喻渡烦恼河。勤修二善，是抱取义也。勤断二恶，是践弃义。《南经》谢公改为‘运手动足’，言虽是巧，于义有阙疏也。”这里直接点出“谢公”，以示文责所属。谢灵运“轻加斟酌”，言虽是巧，但不免“有未

①关于谢灵运对佛经的翻译，亦可参拙文《谢灵运翻译〈金刚经〉小考》，《文学遗产》（北京）2005 年第 6 期。

②关于谢灵运与慧远的交往，亦可参拙文《谢灵运与庐山慧远考论》，见《太原师范学院学报》（太原）2005 年第 2 期。

③陈舜俞《庐山记》曰：“黄龙山在灵汤之南，亦庐山之别峰也。其南十里，亦有清霞观。灵汤之东二里，道傍有谢康乐经台。”（见《大正藏》第 51 册）

④张祜《毁浮图年逢东林寺旧》曰：“可惜东林寺，空门失所依。翻经谢灵运，画壁陆探微。”（《全唐诗》卷 510）

⑤颜真卿《东林寺题名》曰：“唐永泰丙午岁，真卿以罪佐吉州。夏六月壬戌，与殷亮、韦桓尼、贾镒同次於东林寺，……仰庐山之炉峰，想远公之遗烈。升神运殿，礼僧伽衣，睹生法师麈尾扇，谢灵运翻《涅槃经》贝多梵夹。忻慕之不足，聊写刻于张李二公、耶舍禅师之碑侧。鲁郡颜真卿书记。”（《全唐文》卷 339）又，颜真卿《抚州宝应寺翻经台记》曰：“抚州城东南四里，有翻经台，宋康乐侯谢公元嘉年初於此翻译《涅槃经》，因以为号。”（《全唐文》卷 338）又，颜真卿《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曰：“大历三年，真卿忝刺抚州。东南四里，有宋侍中、临川内史谢灵运翻《大涅槃经》古台，阶高俨然，杆构摧圯。”（《全唐文》卷 338）

合佛旨处”。

谢灵运是否曾注解过《大般涅槃经》呢?有两条材料值得注意:其一,智升《开元释教录》卷11曰:其《涅槃经》宋文帝代元嘉年中达于建业,时有豫州沙门范慧严、清河沙门崔慧观、陈郡处士谢灵运等,以讖前经品数疏简,乃依旧《泥洹经》加之品目。文有过质,颇亦改治。结为三十六卷,行于江左。比于前经,时有小异。有《论》一卷,略释《大经》,又《论》一卷,释《本有今无》一偈。”其二,赞宁等《宋高僧传》卷六《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曰:有杨茂孝者,鸿儒也,就(知)玄寻究内典,直欲效谢康乐注《涅槃经》。多执卷质疑,随为剖判。”第一则材料中说“南本”有《论》2卷,一释《大般涅槃经》,一释《本有今无偈》。虽未明确其作者,但改治“北本”既是集体创作,那么谢灵运至少也是二卷《论》作者之一了。第二则材料中“直欲效谢康乐注《涅槃经》”一句,既可理解为“杨茂孝效仿谢康乐注《涅槃经》而注经”,也可理解为“杨茂孝

效仿谢康乐注经而注《涅槃经》”。但细加比较和推敲,第二种理解显得生硬。事实上,就已从佛藏中发现的《谢论》(当即《十四音训叙》)佚文判断,至少有《论》一卷,略释《大经》”者为谢灵运所作无疑<sup>①</sup>。关于这一点,笔者另文考说《十四音训叙》时,还要做进一步的讨论。

综上所述,谢灵运不仅参与甚至主持改译新编了《大般涅槃经》,而且还在在此基础上做过相关的注释与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 马艳]

参考文献:

- [1]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大正藏[Z].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  
[2]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262-263.  
[3]僧祐.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540.

## Xie Lingyun and the Retranslation and the Compilation of *Mahāparinirvāna-sūtra*

JIANG Jian-yun<sup>1</sup> WANG Yan-jun<sup>2</sup>

a.Industrial Commercial Colleg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b.Library of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In the Jin Dynasty and the Song Dynasty, *Mahāparinirvāna-sūtra* spread in the Central Plains had two versions: the southern one and the northern one. The northern version was translated by Tan Mochen, while the southern one by Xie Lingyun, Hui Yan and Hui Guan. The two versions had many differences in their structure, content and style. According to many documents, Xie played a quite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translation and the compilation of *Mahāparinirvāna-sūtra*. He participated in and presided over it. In addition, he did a lot of pertinent research and annotating work.

Key words: Xie Lingyun; *Mahāparinirvāna-sūtra*; polish and revise; annotation

<sup>①</sup>关于谢灵运对佛学的研究,亦可参拙文《谢灵运与“涅槃圣”竺道生》,《广州大学学报》(广州)2005年第9期。